

明代別集叢刊

〔明〕耿定向◎著 傅秋濤◎點校

耿定向集

下

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
明代別集叢刊

耿定向集

下

〔明〕耿定向◎著 傅秋濤◎點校

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耿定向集 / (明) 耿定向著 ; 傅秋濤點校. -- 上海:
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, 2015. 7
(明代別集叢刊)
ISBN 978-7-5675-3984-6

I. ①耿… II. ①耿… ②傅… III. ①理學—中國—
明代—文集 IV. ①B248.99-53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資料核字(2015)第184494號

明代別集叢刊

耿定向集

著 者 [明]耿定向
點 校 者 傅秋濤
特約編輯 黃曙輝
項目編輯 龐 堅
封面題簽 韓立平
裝幀設計 盧曉紅

出版發行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 郵編 200062
網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電 話 021-60821666 行政傳真 021-62572105
客服電話 021-62865537
門市(郵購)電話 021-62869887
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華東師範大學校內先鋒路口
網 店 <http://hdsdcbs.tmall.com>

印 刷 者 蘇州工業園區美柯樂製版印務有限公司
開 本 850×1168 32開
印 張 29.875
字 數 550千字
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
印 次 2015年9月第1次
書 號 ISBN 978-7-5675-3984-6/B·969
定 價 89.80元(全兩冊)

出 版 人 王 焰

(如發現本版圖書有印訂品質問題, 請寄回本社市場部調換或電話021-62865537聯繫)

卷之十一

序

碩輔寶鑑序

天臺生日與二三弟子員，考德之暇，博及載籍，論討理本，爰遡隆古以來相天下者而尚論其世，有私嘆焉。弟子曰：「何嘆也？」曰：「嗟夫！天下之生久矣，爲民立命者君乎！而君所與共理，非相耶？由余所覽記，上下幾千年間，乃相業之炳然著者，僅僅可幾手指數。如此而猶未盡純者也，又用之有竟，有不竟矣。撫今思往，能不懷乎？」

弟子有前者曰：「桃李盈門，行冲脩藥，新豐遇巷，曲江奏記，司馬復相，子瞻抗言，文靖秉鈞，狂生致訕。方今小往大來，距脫茅拔思治者如渴，奮庸者如飴。子獨碌碌，靡思所效，逢時自失，而嘆往爲感也。」生曰：「唯唯，否否。子大夫所謂知其一，不知其二者也。狂生過矣！諸君子或以夙抱猷謨，或以時乖平理，蓋亦有不得已焉爾。乃今宸宇協義、軒

之德，巖廊彙元凱之徵，若與二三子遭以昌辰，亟求其志，稽古尚往，以俟所需已矣。即欲效嘯抒悽，何有焉！言非其質，先民耻矣。」

弟子曰：「有是言也。不曰覽鏡可以察形，考古可以知今乎！憶時二三元老具食靡遑，誠不能效書生抱鉛槧、數行墨爲矣。即所覽記，乃不可陳其大都，以效萬分一耶？」生曰：「是則余志也已。」於是上述虞夏，下逮唐宋，得碩輔凡若干人。原始察終，捃摭刪拾，整齊其芻，各爲讚述，俟閱覽淵識者正焉。夫考圖經，按職方，與目親其地者，固當異日談也。

昔人往矣，省其勲德，猶令人忻忻嚮往，厯執鞭之想焉，況遊門牆，承望下風者乎！悠悠我心，帝實臨之，口悛悛不能道辭耳。若曰井底測天，堂下剖訟，實狂且瞽，則何罪之辭！

先進遺風序

孔子曰：「吾猶及史之闕文也，有馬者借人乘之。」有疏註者曰：「有馬借人，即闕文語也。」夫此細淺事耳，夫子何述焉？蓋大道爲公，志所存也，即其細且淺者，而大者可推已。惟余固陋，學慚稽古，亡論三五下上載籍未能博綜，即我昭代之往哲前脩雖厯尚論，

而其峻業微猷、訐謀竑議，尠能多識已。第自揔髮來，時於長老、先生、函丈間，嘗耳剽其一二齒頰之餘津，然有沃於中，識之膺膺未忘，顧皆最淺且細者，意名家史乘或以爲瓌屑猥蕪，闕之不載矣，茲掇拾而籍記之，以付剗剗。豈亦有史闕文之慨耶？維世英賢或省覽而憬思，茹糗草之盤飧，挹玄德之風味，跡一介之斤斤，故格天之嚆矢也。然則茲編其亦存古餽羊耶？

噫嘻！世道之自古而之今也，猶人生之自孩而之老也，茲欲挽今而追古昔，殆猶引老以模嬰孩，豈不難哉！雖然，所謂追古者，非矜異行以矯世也，要惟明古人之道而已。所云明古道者，又非崇異說以譁世也，要惟不失赤子之心而已。夫赤子之心不學不慮，而愛敬之知能具焉。今猶古也，惟我高皇帝之誕諭，揆古放勳之敷教，咸舉斯心以錫極耳。彝訓弗迪而邪侈之崇，是又風會之益流，蠱之極也。爰輯此編而首申之於此，以告我同心云。

小學經傳序

學一而已，孰爲大，孰爲小？夫不失赤子之心，斯爲大人。則豫大學之基，不可不謹小學之教矣。古爲小學者善，養其赤子之心，而勿使失焉耳。舉斯心而善推之，斯爲大

學，非小學之外別有大學也。昔賢慨小學之教亡而輯補之，不知小學故未亡。記誦詞章之習滋而赤子之良牯，小學乃亡也。愚按《論語》弟子一章，即小學之經具是已。竊取六籍所載，義相屬者，模《大學傳》而彙次之，擬爲小學養蒙者，誠率由此矩而不踰，俾赤子之心恒存弗失，則大人所以事君事長，動天地而同民物者，於是豫矣。《易》曰：「蒙以養正，聖功也。」其斯之謂與？

象山先生要語類抄序

往俗儒紛紛詆先生之學爲禪，蓋隨聲傍吻，未嘗自求之於心也。近世大儒推明其學，謂其直截易簡，真有接孟氏之傳，而學人是始尊信云。余暇日取其語錄讀之，多所證印，因摘其粹者以示諸生，而槩其類分爲三編。其意指蓋曰：大都士先志。世人自甘庸俗，卑卑妮妮，無挺拔志趣，譬則朽木糞牆，終不可彫朽也已。與之言學，與以耳食何異？徒曉聒耳。第一懼人患此病症，不可揀藥，故首編多激發語。蓋令人知憤而後可啟也。乃世號有志爲學者，則又類多挨傍格式，拘攣意見，而自心自性不能反身靈識，即是議論形迹不無可觀，而麻麻木木如粉妝紙糊者然，是亦枉死人爾。故次之指點人語，使知自悟而後可與共學也。又學人間亦少有悟者，而憑藉虛見，侈然自足，一種習心浮氣日滋月長，

更不知湔銷滌涮，則亦終鹵莽滅裂，而於斯道也胥達矣，是故終編多摘其煅煉人語也。讀者其重思之，思之！

庸言序

《耿子庸言》篇凡七：首《繹經》。經，常道也。以我證經，匪經博我，故曰繹。繹已弗獲，寧無悱乎？悱冀我發也，故次《悱言》。厥聞非博，厥悱弗發，故次《輯聞》。聞矣，足以滋愧余謬悠^①，整躉不前，故次《比弦》。曰《學詮》，詮學也。得魚忘筌，得意忘言，是惟其人。曰《牧要》，告牧也。惟牧親民，學足證也。牧之不淑，是曰《徒穀》。尚友囊中，切偲之意弘矣。問辯尺一，未可殫述。《切偲編》，述庸言也。余固陋，不能爲高爲玄，爲瓌璋新奇，諸所臆譚，諸所稱引，大都平常言耳。故稱《庸言》。且曰《耿子庸言》者，又因志感也。蓋余篇中所述，多聞諸吾仲氏子庸者。即非聞諸子庸，啟于子庸，證諸子庸者也。余往之證于子庸也，未嘗以言，目逆而取證于衡宇間耳。嗟嗟！天啟吾子庸以啟余，余顧不能自成以成吾子庸，豈不重負天也與哉！悲夫，子庸茲逝，殆天喪余矣，余又何言？蓋子

① 此句原作「足目須俱愧余謬悠」，不可解，據陳本改。

庸沒，而余悲印證之無從也。因憶而謹識之，藏之中笥，以俟就正於有道君子云爾。

教學商求序

頃內翰張太岳氏寓書冢宰介川毛先生云：「人之相與，可與言，或不可與微言；可與微言，或不可與無言。」且曰：「試質之耿子謂何？」余聆已，忸焉。夫失言之戒，尼父重之矣。今學人無論可以無言，可以微言，即可與言者，幾何哉？乃余於二三子無間可不可，率嘵嘵若斯也，不已過歟？張公謂我有味乎其言之也，徐俛而思曰：余得已耶？余不得已耶？噫，春鳥催耕，秋蟲促織，蓋亦未自知其所由然矣。且書曰「教學」字，余固藉此商求焉，二三子其必有啟予者夫！

刻奏疏牘草應迹序

余少佚宕不學，且狂而迂執，視文詞爲不足學，實自席偷媚以文拙鈍也。已受職在事，涉世酬應，顧自有弗獲已者，欲勉強學之則時馳歲去，無暇矣。噫嘻！昔子雲悔少而余乃嗟老，何異指也。蓋予晚而始解孔孟之教之所以行其道、之所以垂之至今不墜者，以斯文也！子雲爲工，悔同雕蟲故也；予拙不能達，愧古聖賢矣，能不自嗟哉！邇得予告歸

山，檢箚中存稿奏疏若干。中慶賀省慰諸篇，雖簡質無文，皆臣子一縷之忱，不敢遺也。建白諸疏中有二擬上未果者，志所存也。前後求退、謝恩、自陳疏若干，惟仕止行藏，人生大致，故並存焉。糾彈諸疏，職司攸存，顧掇拾人短長，程伯子耻之，余亦深耻之矣，姑存其文，削其名氏可也。外序、傳、記、誌誄詞，迫感起應，因人就事，據吾衷耳，文不文亡論也。襍著一編，文鮮雅馴，中亦有借之商學者；裁答、牘草若干，往就正海內仁賢者，念時退處深山，美人各天，無緣造請受益，翹翹然猶冀其不以耄老予而遐遺予也，于是並錄存之以俟。

《大儒治行》贈史惺堂序

惺堂史先生直心潔履，勁直孤操，蓋今之古人也。惟余往在北都邸，傾蓋識肺腑，定爲拂弼交，非特所謂世之莫逆云。比承乏典學南畿，切劘是資，而惺堂亦時視余行得失爲憂喜，余心謂一日不可無惺堂矣。往余校士吳門，聞報惺堂補延平守，余惘然若有失也。顧無拙不能工文辭以贈其行，而惺堂故亦不喜人作閑泛語，余乃手緝此帖以代贈言。已，惺堂守延平未及浹辰，即以祖母憂解組去，傳聞此中毗黎載道攀號，若失怙恃。其至情動物若此，視此帖中所載二先生感通處更神速矣。然余惟惺堂心，必以未盡行二先生之學

爲歉，而不以感通之神速有加於二先生者爲已足也。計今禪制且終，將北上，不知福星臨何路矣。予復持此帙以贈，蓋欲竟前志也。其中敘述視前少加詳云。

劉調甫述言序

禪子家有言，一喝含五教。余惟君子五教善待問者，即一答含之矣。彼問答者，當機而發，即爲化雨；因質進退，斯爲成德達材。得人善述而廣之，後世自有私淑艾者矣。顧失人失言，智及爲難；立言聽言，相遇非偶。是以猶龍五千，須闡于關尹；而《訂頑》一篇，不輕授於程門也。

萬曆丙子歲，調甫劉聘君偕二三友訪余天窩山中。余得調甫甚歡，攄衷與語，乃調甫臆而籍記之。頃歲辛卯，調甫載來訪，間以視余。余覽之，中多忘出己臆者。噫嘻！余何以忘言哉！真^①忘言耶，抑自慚躬之不逮而食其言如此耶？

雖然，無住真詮，惠能實傳宗于堯夫，應心妙諦，齊桓悟于斲輪。默契忘言，調甫所自得於述言外者，諒尤弘也。

① 真 原作「古」，據陳本改。

近溪子集序

余讀《近溪子集》，掩卷嘆曰：「嗟，羅子之學日新如此耶！」蓋余自嘉靖戊午獲交羅子，于時羅子談道直指當下，令人反身默識，不效世儒者占占然訓解文義。譬則韓、白用兵，直擣中堅，搃旗斬將，不爲野戰者。甲子以後，羅子綜博富蓄，所學益弘，以肆其時；譚道間爲寓言，提激朋儕，而膚淺者或訝其恟恍。譬則武王克商，借兵庸廬彭濮，蓋有不得已焉耳。

余家兄弟雖甚不敏，顧能引觸於言詮外也。雖然，伊川之祭用夷禮耳，辛有豫知其爲戎。杜鵑禽族也，一鳴洛陽，堯夫惻心，蓋謂地氣自南而北也。近日高明賢俊往往左袒西方之教，而弁髦孔孟以爲不足與擬，則失近溪子借兵意矣。余切痛之且重懼焉。今視近溪子集中發明孔孟學脉甚的，指示孔孟路徑甚明，粹然一軌於正，更無隻字片詞剿襲仙釋家語柄，而仙釋之奧窔精髓故亦已包括其中矣。殆譬之今聖天子當陽，雕題辯髮之醜來享來王，大明一統而内外界防亦自嚴峻。猗歟休哉！余爲是益鬯快無已也。

集凡六帙，無慮數千萬言。總其指歸，大都明人之即天。而人之所以同天者，以具此良知也。知之所以爲良者，祇此赤子不學不慮之真機也。於戲盡矣！學者循近溪子之言

而自悟自信，將沛乎如鴻毛之遇順風，悠然如涸鱗之縱巨壑。即一介凡夫，倏然而立陟天人，豈不愉快乎哉！

吁！近溪子之功德吾儕者弘且遠矣。抑堯夫有言曰：「我道自足，何事旁求！」即《近溪子集》中道已自足，願覽者深玩毋他求也。

又序

余曩爲近溪子題《疎山會語》，其詞甚俚且戀。近溪子不以余爲迂，若謂有契于心者，梓而傳之矣。頃杜生來自滇，將公泉胡大人命，復以其集問序于余。嗟！余于近溪子竊附忘言之交矣，又何言與，又何言與！顧余茲有積疑於衷，非近溪子莫^①予釋矣。藉手以就質正，可乎？

惟近代二三魁儒，巋然負山斗望者，其譚說名理若濛^②霧觀花，隔靴搔癢，不獨無當諸慧目，即庸虛如余，讀其書亦不欲竟卷矣。夷考其生平而仰邇其心神，則固燭然粹然，大

① 莫 原作「末」，據陳本改。
② 濛 原作「蒙」，據陳本改。

足媲美前脩而楷程後進也。藉令其人而在，雖負牆執鞭，所欣慕焉。至若輓近一二譚學者，高極于無始，細入于無倫；大者罩天地，而闕者範三九矣。徐視其履，乃多不厭人心者。恒言本來無物矣，而不免競刀錐；恒言萬物一體矣，而不免介睚眦。目足身口自相背而馳者，種種也。孔曰觀行，孟曰論世，其謂何？此余一疑也。

又余往賴師友提誨，稍稍有聞，衷亦妄自信得矣，得矣。竊見一二學者，猶然堂闥之見，井管之窺耳，乃瞽然自是，侈然自矜，若前無孔孟，後無程陸然者。彼實自負如此，無縫可下鎚矣。心竊哀之。因反身循省，安知余所自信者非堂闥、井管耶？又安知人之哀余者不猶余之哀彼耶？此又余一大疑也。

蓋時時赧然汗，悚然懼已。若余與近溪子游，從來矣。聆其大言小言，微言淺言，正言反言，即其恢言綺言，無不沃於吾衷已。視其本諸身而超然灑然，徵諸家庭而雍然翕然，推之於交於民物而盎然霽然，油油然，熙熙然，日見之履者，即其所語語者也。蓋實有諸已矣。故又沖然欽然，未嘗施施然自是而矜也。亡論初機淺學，即披緇操觚者流，苟一言有幾于道，未嘗不讚嘆謹識之，如獲拱璧然。所謂若無若虛者，殆庶幾耶？

吁！世學道者胥如近溪子，余又何疑？顧余前所疑者，非徒求諸人，實求自得于心也。近溪子何以解之？雖然，尚精于身心性命之微，耻矜妍于文字之末，實踐于親親長長

之際，不馳驚于高遠之歸，是近溪子之學，亦近溪子之教也。承其學者弗思歸求之此而於彼，是亦余所疑矣。不知近溪子又何以裁之也？

鄒文莊公年譜序

鄒文莊公年譜，乃其胤子太常某屬孫憲僉某、太史某綜先生生平履，撫其緒言大凡，倣《春秋》編年例而述之者也。粵往吾夫子嘗自述年譜矣，邇十五志學始，歷七十年所中，曰立、曰不惑、曰知命、馴至耳順、從心不踰距云云，皆其身省諸躬而驗其所學如是，殆聖學之符章也。茲得先生此譜印証之，孔氏之學不滋章著明也與哉！

按譜，先生少具異稟，年幾十五時即殷殷有志斯學已。越己卯，受學文成，深契良知之旨，而所志之學斯確乎有定矩焉。由此進則正論矢謨，思以其學毗明聖；退則創法剔害，思以其學澤民萌。雖觸忌諱，蒙嚴譴，沈下僚，冒嫌怨，屹然不懾不撓者，蓋先生所學原本孔氏仁脉，無論升沈、夷險、贊毀之遇莫撼其中。而有無双遣，動靜境融，即世學之崇無耽寂、諸邪哆喧厖者，亦未能搖。所謂立而不惑者非耶？

年及艾，晉陟司成，天下喁喁，望亟柄用，恢張斯學也。而辛丑之秋乃復報罷，天實有以命之矣。或惜其用之不竟者，其猶二三子患喪之見乎？自是無一日衆不與聚，先生亦

無一日不與衆偕，蓋將力振鐸聲，紹往以覺來也。羅文恭稱其循循引誘；或舉其似，莫不盡其情；或執其疑，莫不平其氣。隨機授轉，若無不可教之人；因事發揮，無感非可動之聽。是固知命之在我者不容已，而耳亦幾於順矣。

綜其終生，或出或處，或嘿或語，常之家庭，逆之園室，一念之萌，一尺之裁，唯諾應對，動與矩合無踰者。先生豈故模擬孔跡而踐脩之哉？蓋是矩也降衷自帝，堯舜至孔子莫之能踰也。先生自受學文成後即緝此符章，廩廩兢兢者四十年餘矣。嘗誦其言曰：「聖門志學，是志不踰距之學。講學脩德，而日用踰矩處乃以小過安之，何以協一秉彝之良？必有所不安，自戒自懼，顧諟明命而順帝則，下學上達，準四海，俟百聖，合德合明，合序合吉凶，惟是一矩。繫斯言也，徹上徹下，極顯極微矣。」篤論哉！千聖复起，疇能易之？

輓近學者浸淫于泥洹之教，而且失其真：趨徑便，劣脩習，託之乎頓悟而躡踰此矩；恣情欲，忘檢柙，託之乎無礙而蕩踰此矩；驚玄虛，遺倫物，託之乎無方而遺棄此矩。時非先生躬踐深造而力挈以振之，孔氏之學之矩不其重爲天下滅裂也哉？向也固蚤聞先生之學即知嚮往已，疑世學見諦或亦有加於先生者，邇賴天假年亦七十近矣，涉世滋久，目懲世學貿亂之敝之極如是，乃益篤信先生之學紹孔正脉傳之無弊者，亦恃衷有此矩在也。吁！不亦晚哉。

居常惴惴，矢以未盡餘年當夫子十五時，發奮此志，相將與先生諸裔指天日而訂久要盟也。會其曾孫某以太常命來屬序先生譜，因綴之末簡曰：「此非先生一人一家譜，蓋堯舜周孔以來相傳譜系，邇之千百載以上，而俟之千百載以後者。其共執此以往，世世無墮墜厥矩云。」

南伯子集序

余聞詞人學士家率推轂秦中，曰：「近代綴文之士二變，而追蹤古作者實自秦中始。接迹而起，鱗鱗稱盛者，亦惟秦人矣。古云三秦多豪傑，信哉其言之也！」余竊謂古稱豪傑士若異撰，即孟子所稱陳良云云，可槩知矣。彼固以其悅周公、仲尼之道也。秦中故多材僞，若宋張橫渠氏者，則誠所謂豪傑之士乎哉！彼其授《易》關中時，蓋已巋然爲人師矣，乃聞二程論，即虛己款服，撤臯比而尊事之，其勇於舍己而篤於通道若此。今讀《訂頑》諸篇，是所詣可向詞林藝圃中論耶？關中人士至今稱爲儒宗，不虛矣。

余讀《南伯子集》，思想見其人，蓋亦所謂瑰瑋不群者也。乃守越時聞陽明先生良知之旨，輒數數造請而虛受焉。此其與撤臯比之勇何殊哉？余雖未究所詣，嘗聞其往復質證語悉，皆反身體察，似不若近世談學人人耳出口，徒曉曉知解文義，揣模影響然者。及